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一　明道先生文一

表疏

上殿劄子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一本此句

國家圖書館藏

能上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

一作心誠意禮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修學校舉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

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
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
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村良行修者皆以名
聞其高道（一作尚）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
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
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
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
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
厲漸摩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
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
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
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
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
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考入
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
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
從役漸自太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
師者使教于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千室之鄉
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
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

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群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

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録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寖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

論王霸劄子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

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由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衛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

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劄子 師傅 六官 經界 鄉黨 貢士 兵役 民食 四民 山澤 分數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彌作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

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
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
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
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
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
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
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
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
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
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
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
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
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
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
宮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
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疆
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
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
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
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

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効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蠹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憂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史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

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縛詬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柰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懼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

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以來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制借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何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慮已永治何嘗不盡心下之才以成已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之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廷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嚴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諮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

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乞留張載狀

臣伏聞差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臨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奬中外翕然知陛下崇高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

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繁教化之本源干治政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大推按詔誥作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鈎深練覈之能亦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況苗振罪犯明白情狀已具得一公平幹敏之人便足了事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謹具狀奏聞

諫新法疏熙寧三年三月四日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因不可以威力取强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動一作

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讙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邪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況糴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再上疏熙寧三年四月十七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

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
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
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聯戾不一致
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
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
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
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
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
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
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

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辭京西提刑奏狀

臣伏蒙聖恩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已瀝懇誠
不敢祗受願從竄謫日冀允俞不避煩瀆輒再陳請
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實在言責伏自供職已
來每有論列惟知以憂國愛君爲心不敢以揚已矜
衆爲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常指陳安危辨
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
臣義無私交則不忍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
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陋智識闊疎徒

有捧土之心會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
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隳廢職業既已抗
章自劾舜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
粗知廉隅必不敢蒙恥顧就如其見利忘義靦面受
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朝廷綱紀
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
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聞白日之照
屬嚴霜之刑投諸荒陬實所甘分臣無任瀝血祈天
之至

謝澶州簽判表

論議無補職業不修國有典刑罪在誅戮曲蒙寬貸
仰荷鴻私期於糜捐莫可報謝謝臣性質朴魯學術
空虛志意粗修智識無取陛下講圖大政博謀群材
過聽侍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既遭遇明聖亦思
誓竭疲駑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屢進
闊疎之論愧非摯搏之才徒嘗刳瀝肺肝曾無裨補
毫髮既不能繩愆糾繆固不願沽直買名豈敢冒寵
以居惟是奉身而退自劾之章繼上閶門之請深堅
天意未回憲章尚屈更奉綫中之詔俾分提憲之權
不惟沮諍論之風亦懼廢賞刑之實力形奏述非俟

誅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極天清明普日臨照洞正邪之心迹辨眞僞於幽微察臣忠誠恕臣狂直不忍寘諸重辟投之遠荒解其察視之官處以便安之地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坤涵容之恩重益逾於山嶽臣敢不日新素學力蹈所知秉心不回信道愈篤顧徇小夫之志不爲儒者之羞或能自進於尋常庶可仰酬於萬一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一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二　明道先生文二

書記附程文

明道先生書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

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臧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物一作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更事忽忽未能精慮當否倉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晉城縣令題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記撫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卒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其作與古史之意一作事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知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卽皇皇然圖所施設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已之政刓蓋其法而去之其迹固無餘矣而況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復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尚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

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民得終佚勞固無怨

人情莫不樂利聖政爲能使民以佚道而敦教俾當時之服循教本於農雖極勤勞之事功收於後自無怨讟之因厥惟生民各有常職勞而獲養則樂服其事勤而無利則重煩其力惟王謹以政令驅之稼穡且爲生之本宜教使以良勤則從上也輕蓋豐餘之自得蠢爾農俗陶乎教風知所勞者爲乎已圖所利者存乎終莫不勉勉以從令于于而勸功志在便人

役以農時之務時雖畢力樂於歲事之豐雖復教令時須科條日出嚴刑以董其或惰加賦以戒其不然而俗樂趨勸時無愁疾擇可勞而勞也敢憚初勤因所利而利焉自全終佚大抵善治俗者率俗以敦本善使民者順民而不勞道皆出於優佚令無勤於繹騷不奪其時導以厚生之利將求其欲豈聞力穡之逃勿謂民之冥而無知勿謂農之勞而不務趨其利則雖勞而樂害其事則雖冥而懼志取豐益業其安固便爾農於墾殖縱極勤劬異有國之力征自膺饒裕得非納於豐富之道教以便安之途在服勞而

雖至顧有憾以曾無體允彖之悅民下安其教同周詩之戒事衆樂而趨舁夫雖上之行抑民所願或躬籍以爲率或名官而申勸是皆俾民有樂佚之道焉雖勞何怨

南廟試九叙惟歌論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賴而生者也樹之君使修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修之有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頂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者也在書禹之謨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其指言乎是也舜禹明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萬世所利焉宜其事有次叙而民歌樂之也噫舜之君禹之臣其歌之之民曰聞其道曰被其澤其見而知之或言或歌可矣今去聖久遠踰數千祀然可覆而舉之者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之大原在於經經爲道其發明天地之秘形容聖人之心一也然當推本夫明其次著其跡者言之在洪範之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統之以大中終之以福極聖人之道其見於是乎蓋五行者天之道也五事首人之道也修人事而致天道此王者所以治也五事修五行叙則其生材

也美焉阜焉民居其中享其利而安焉豈非皇極之道用而致乎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之修人也非天也雖然五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性矣是則天之道亦王者之所爲也王者既修五事而致五材則又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阜之開厚生之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修焉其功之叙也和焉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然于于然驩娛於下而歌頌其政矣或曰子之言五行然矣然六府之兼乎穀何也答曰五行氣也五材形也君之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叙五材既豐民並用焉然穀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夫何惑焉竊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災之書者十一大水之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尚何次叙之有乎民失其所則尚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民事勤勤乎如是也由是言之則舜之德其至也地平天成矣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教遂其生九功之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

壞其終之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於後者當如何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教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略也其道則具於經矣推而明之勤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顧力行何如爾謹論此篇經爲道道是而已矣兩處疑有脫誤

○○○○南廟試策五道

○○○○第一道

問禮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厚人倫之義也是以鰥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明衣食之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養饑寒轉死于溝壑者往往而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堯而上不可聞已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所處何學所衣何服所食何禮一歲凡幾行之宜誦所聞悉著于篇

對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海之外何修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純王之心純王之政此疑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

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忘於親而
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
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
教化不明播棄其老饑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
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
爾今朝廷清明政教修舉方欲稽講墜典以風天下
明執事欲將明上意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
說敢不道其所聞以裨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
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老孤卿之有年德者
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爾大夫士之以年

致仕者亦皆養之於其鄉里之庠序焉所處則有虞
氏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夏后氏國老養於
東序庶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老養於右學庶老養於
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膠庶老養於虞庠是也所服
則深衣縞冠之衣四代所服也所食則饗燕食之禮
三代之制也周人修而兼用之一歲所行之數則禮
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釋菜釋奠之禮亦其
時乎此古之略也若夫潤飾之則在乎時矣謹對

第二道

問昔者孔子傷時王之無政而作春秋所以褒善

貶惡爲後王法也自去聖既遠諸儒異論聖人之
法得之者寡至唐陸質學于啖趙號爲達者其存
書有纂例微旨義統今之學者莫不觀焉若夫諸
儒之所失與陸氏之所得學者必有所取舍也試
爲條其大要庶以質其是非
對春秋何爲而作哉其王道之不行乎孟子有言曰
春秋天子之事是也去聖踰遠諸儒紛紜家執異論
人爲殊說互相彈射甚於仇讎開元秘書言春秋者
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者至寡至於棄經任
傳雜以符緯膠固不通使聖人之心鬱而不顯哀可

痛也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
積三十年始大光瑩絕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
之蘊然其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惜夫其書之粹
者在乎集傳而世微其傳矣今所存者請槩言其一
二亦可以觀其道之所至焉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
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蒸嘗歸復入納災
異賦役焉然諸家之論前矛後盾未見其能一也其
間書侵者五十七伐者二百一十三書圍者四十四
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其備也如是豈苟然哉
蓋誅其禍亂之道耳彼豈有是哉先儒徒隨事而傳

之三傳往往從而美之者有矣未有一言發明聖人誅之之心者也獨陸君用啖氏之說曰春秋紀師何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若夫其差者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絕惡之源原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若會其法皆用是也禘郊之議詭譎殊狀左氏之文略而不解公穀之論泥而失真何杜之流汎汎其間耳陸氏之學獨能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請禘爲王者之祭明郊非周公之志皆足以見其所存之博大得聖師救亂明上下之心也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臣之義異乎所謂如二君與能殺者脣脣之論矣書次于郎則言非有侯而次則已將爲賊爾防兵亂之源殊乎所謂過信次止者區區之談矣發言侵言伐之例則曰無名行師與稱罪致討之異遠乎闊略之言賊害之語矣且取邑之條則云力得之不是其專奪異乎不用師徒不宜取之淺矣其餘稱將稱師紀名紀氏之類亦皆度越於諸家遠甚旨義之衆莫可歷數要其歸以聖人之道公不以已得他見而立異故其所造也遠而所得也深噫聖門之學吾不得而見焉幸得見其幾者矣則子厚之願掃其門宜乎對

問之下不能詳悉故獻其略謹對

第三道

問官之有屬猶身之有臂臂之有指也自建官以來未有無屬焉者也舉今之官則治其小者有屬治其大者無屬外郡縣內群有司此治其小者內公府外刺部此治其大者治其小且有屬治其大乃無屬何其重輕勞佚之不侔哉豈因其故常而恬莫之舉歟抑舉之未見其益歟刺部之屬向嘗增之直與其長等爾非所謂屬也公府之屬今或存之直他官而已非所謂屬也請悉陳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皆何名何選何職古何以有而今何以無古何以可而今何以不可詳之于說以究當今之便

[illegible]觀治天下之道如構室焉其大者棟也梁也棟梁能獨立哉其所與相助而承上者榱桷也置官亦如是矣古之三公之府諸侯郡國各有其屬以成其政後世改易不常今則外之一郡一邑內之一官一局各有屬焉至於公府機務之煩外臺刺舉之重則反無之此誠小大重輕之貨焉非必謂無益而莫之爲也直因循故常未之更爾嚮者漕計之司嘗爲

之置副矣副則誠亞其長者也其下亦嘗創賓從之名者矣是亦其屬也第旋去之耳近世宰相之官兼門下之曰則府以其省名矣今其屬者乃省官爾非丞相之屬策謂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則周家宰之職有小宰焉小宰之下皆其屬也其餘五官亦各有屬焉然其爵位有尊卑之差矣外則牧伯之國令刺舉之任也其屬則其臣爾漢之三公府則有長史司直焉東曹西曹之掾焉內則御史外則刺部亦各自用其吏爲掾屬其選之之道則周六官以下其人皆命於天子牧伯之臣則其卿而下其君選於其國爾漢之三公開府辟召唐之藩鎮亦自薦辟其位其職則繫其長之所任而分治之耳今公府任其小事者非無也直無若三公之孤六卿之丞其其事者爾其治文書掌勞役者備矣其職亦幾矣苟欲慎其選清其流而易其官之名則可矣若欲夫預聞政事則賢明之佐謨謀於廟堂之上又何細吏之間焉若夫刺舉之屬則在選任之爾謹對

第四道

問今天下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籠文愈密而旱乾水溢無歲無之又未嘗得清源端

本之術少紓其弊雖有智者或任非其責噤不出一語嗚呼忍而視斯民之殘尤今欲使財無匱農無困文無密以拯斯民之殘敢問何策之爲先何脩而後可勿疎勿泛以直所論

對天下大器群生重畜惟君上所制養焉今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較之近代未爲甚盛也然近歲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籠文愈密者何也殆基本以有所未立法度似有所未舉爾三代之制今不能收功於旦夕也試取其切近於體務者言之今財之匱食之冗農之困貨愈籠文愈密者弊雖煩而其原一而已其始在費益廣也費益廣則取於民者實於府者鮮則不得不匱農不得不困矣彼食冗者亦費之一端爾費既廣財既匱農既困則貨不得不籠貨之籠則文不得不密矣所謂費益廣者不曰待哺之兵衆乎夷狄之遺重乎游食之徒煩乎無用之供厚乎爲今之計兵之衆豈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而擇其精戎狄之遺豈能遽絕之哉在備於我而圖其後游食之徒煩則在禁其末而驅之農無用之供厚則在絕其源而損其數然其所以制之者有其道也夫水利之興屯田之制府兵之復義倉之設皆漸

時之大利顧縉紳議之熟矣惟不以爲舊說之迂而忽之則財以豐食以足貨利可寬文法可損矣雖半乾水溢之變繫乎歲數之常亦吾有備焉爾謹對

第五道

問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效之疾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何其效之遲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必世云者較諸善人則已疾合諸聖人則已遲三者之效不能齊一然則聖何道而疾善何術而遲王何務而必世願以前代已然之迹質於此三者

對聖人之道無所苟而已矣以聖人之才施於天下其易矣猶必曰三年而有成也然方之善人之效則聖人之治其疾也遠矣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夫善人者所謂不踐跡亦不入室者也既不循前人之弊而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之宜其緩且久也有人焉相繼而往則百年而後可至治矣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則蒙謂作禮樂之時爾夫民之情不可暴而使也不可粹而化也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漸之仁摩之義浹於肌膚淪於骨髓然後禮樂可得而興也蓋禮樂者雖上所以教民也

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於上爾則聖人之效所以變善人之效所以遲與夫王者之仁其道可見矣復請以前代已然之迹而期之孟子曰小國七年大國五年可爲政於天下此聖人之效也若仲由謂三年使知方伯禽之三年報政雖不能若聖人之道醇且具也然亦承聖師之教奉周公之政其庶乎其次也若漢之業創乎高祖因循乎呂惠文帝守之以淳儉孝景紹之以恭默當時漢之興幾百年矣其風俗已厚幾致措刑亦勝殘去殺之效乎周承文王之業歷武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禮樂焉此必世後仁之效乎謹對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二

乙丑十一月十七日是日新曆元旦也
光緒校宋本付藏園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二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三

明道先生文三

明道先生文三 銘詩

銘

顏樂亭銘 爲孔周翰作

天之生民是爲惟一作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其一作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井堙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一作爲

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彊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遊鄠縣山詩十二首 有序

僕自幼時已聞秦山多奇占有亳者右復秀出常恨遊賞無便嘉祐二年始應舉得官遂請于天官氏願主簿書於是邑謂厭飫雲山以償素志今到官幾二年矣中間被符移奔走外幹者三居其二其一則簿書期會倉廩出入固無暇息惟白雲特在山面最爲近邑常乘間兩至其餘佳處都未得往變化初心辜負泉石五年二月初吉聞貳車晁公來遊諸山先是晁公見約同往會探吏失期二日早晁公以書見命始知車騎已留草堂走白邑大夫張君時民產有在山麓者以罪沒官府符方命量其租入之數因請以往鞭馬至山而晁公已由高觀登紫閣還憩下院見待已久遂奉陪西遊經李氏五花莊息駕池上夜宿白雲精舍詰旦晁公西首僕復並山東遊紫閣登南山望仙掌回抵高觀谷探石穴窺石潭因周視所定田徜徉於花林水竹間夜止草堂是晚雨氣自西山來始慮不

得徧諸諸境一霎遂霽明旦入太平谷憩息於重
雲下院自入太平谷山水益奇絶殆非人境石道
甚巇下視可悸往往步亂石間入長嘯洞過虎溪
西南下至重雲轉西闊訪風池觀雲頂凌霄羅漢
三峯登東嶺望大頂積雪復東北來雲際下深澗
白石磷磷於水間水聲清泠可愛坐石掬水戀戀
不能去者久之遂宿大定寺凌晨登上方候日初
上西望藥山北眺大頂千峯萬巒目極無際下山
緣東澗渡橫橋復憩於重雲下院出谷遊太平宮
故基而歸馬上率爾口語往往成詩章自入山至
歸凡四日得長短詠共十二篇姑存之以誌遊覽
之次第云

白雲道中

吏身拘絆同疏屬俗眼麤昏甚瞽矇辜負終南好泉
石一年一度到山中

馬上偶成

身勞無補公家事心冗空令學業衰世路嶮巇功業
遠未能歸去不男兒

遊紫閣山

仙掌遠相招縈紆度石橋暝雲生澗底寒雨下山腰

樹色千層亂天形一鏟遥吏紛難久駐回首羨漁樵

獼猴山僧云獼猴晏元獻山

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虫更世情

高觀谷

轟雷疊鼓響前峰來自彤雲翠靄中洞壑積陰成氣象鬼神憑暗弄威風噴崖雨露千尋濕落石珠璣萬顆紅絲有虬龍難駐足還應不是旱時功

草堂寺在竹林其竹蓋將十之少頃

參差臺殿綠雲中四面篁竹一徑通會讀華陽真誥上神仙居在碧琳宮

長嘯巖

巖中得水以石敲餐甚佳

車倦人煩渴思長巖中水片玉成方老仙笑我壁勞父乞與雲膏洗俗腸

遊重雲

父厭塵籠萬慮昏喜尋泉石暫清神目勞足倦深山裏猶勝低眉對俗人

長嘯洞北回望大頂如列屏幛比到山前却不見蓋爲仙掌所蔽

行盡重雲幾曲山回頭方見碧峰寒天將仙掌都遮

斷元恐塵中俗眼看

凌霄三峯

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峯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見日若有路通須近天陰吹響雷生谷底老松如箸見崖巔紆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

雲際山

南樂東邊白閣西登臨身共白雲齊上方頂上朝來望陡覺群峯四面低

下山偶成

襟裾三日絶塵埃欲上籃輿首重迴不是吾儒本經濟等閑爭肯出山來

是遊也得小松黃楊各四本植於公署之西窻戲作五絶呈邑令張寺丞樂宗

中春時節百花明何必繁絃列管聲借問近郊行樂地濱黃作溪山水照人清

心閑不爲管絃樂道勝豈因名利榮莫爲冗官難自適暇時還得肆遊行

功名未是關心事富貴由來自有天任是權酤廢課利不過抽得俸中錢

有生得遇唐虞聖爲政仍逢守令賢縱得無能閑主

簿雖遊不負艷陽天
獄訟已聞寃滯雪田疇遷喜土膏勻只應野叟猶相
笑不與溪山作主人

偶成 爾作主爾

雲淡風輕近午天望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
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郊行即事

芳草綠野恣行時春入遍山巖四圍興逐亂紅穿柳
巷困臨流水坐苔磯莫辭盞酒十分醉秪恐風花一
片飛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莫忘歸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驟經微雨過芳郊轉覺長河氣象豪歸騎已登吳坂
峻飛雲猶認華山高門前峻路通西國城上樓臺壓
長濤欲問甘棠舊風化主人邀客醉春香 作醪

春日江上

新蒲嫩柳滿汀洲春入漁舟一棹浮雲幕倒遮天外
日風帘輕颺竹間樓望翁遂岫微茫見興逐歸槎汗
漫遊不畏蛟螭起波浪却憐清泚向東流

題淮南寺

南去北來休便休白蘋次盡楚江秋道人不識悲秋

客一任晩山相對愁

桃花菊

倦人緗髮粉紅聰近自武陵源上來此花不似常花羞晩發故將春色待秋開存留金蘂天偏與漏泄春香衆始猜兼得佳名共堅節霜還獨對樓臺

早寒

一夜威霜特地嚴朝來寒氣入畫簾衾須火暖親爐獸初覺水澌結硯蟾敗葉卷風輕紙縠遠峰經燒靜尖尖出門未要貂狐燠且着輕裘沙八第漆

新晴野步二首

青帝方成萬物春如何淫雨害芳晨乞求共措雲間日悔恨輕嫌陌上塵消盡風威猶料峭放開山色已嶙峋燕遊莫道王孫樂亦有義皇更上人

陰曀消除六幕寬嬉遊何事我心閑鳥聲人意融和候草色花芳杳藹間水底斷霞光出岸雲頭斜日影銜山緣情若論詩家興却恐騷人合厚顏

中秋月

雲靜好風微清光溢四垂金行方盛日陰魄正中時髮鬢窺瑤闕分明露桂枝遊英同醉賞誰復嘆官曹

盆荷二首

庭下竹青青盆一作圓荷水面平誰言無遠趣自覺有餘清影倒假山翠波光朝日明漣漪尤線淨涼吹衣來生

衡茅岑寂掩柴關庭下蕭疎竹數竿狹地難容大池沼淺盆聊作小波瀾澄澄皓月供宵影瑟瑟涼風助曉寒不校蹄涔與滄海未知清興有誰安

象戲

六都博奕皆戲劇象戲翻能學用兵車馬尚存周戰法偏裨兼備漢官名中軍八面將軍重河外斜尖步卒輕却凭紋楸聊自笑雄如劉項亦閑爭

九日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學舍五首

平昔邀相見過門又不逢貪隨看花伴應笑我龍鍾

須知春色醲於酒醉得放人意自任直使華顛老公子看花爭入少年場

貪花自是少年事沉酒定嫌醒者非顧我疎慵老山野却騎歸馬背斜暉

下馬問老僕言公賞花去只在近園中叢深不知處桃李飄零杏子青滿城車馬響春霆就中得意張公子十日花前醉不醒

戲題

會是去年賞春日春光過了只逡巡却是去年春自去我心依舊去年春

贈王求一（一作永）甫鐵如意

妖言莫信傳張惡虛氣休將碎唾壺借問閑寬靜孤背何如爭勝擊珊瑚

和家君早寒之什

滿地清霜結曉寒平明飛霰灑柴關不憑酒力溫肌骨陡覺風威着面顏閭里相呼泥北户牛羊收牧下前山急須趂日藏新炭凍後高枝不易攀

和詠節

漸覺東皇意思勻陳根初動夜來新忽驚平地有輕綠已蓋六街無舊塵莫爲枯榮吟野草（恐當作依人）且憐愁醉枕（舊作）香輪詩人空怨王孫遠極目萋萋又一春

和邵堯夫打乖吟一首（野草恐當作野大枕舊作祝）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携卷天爲詩豪剩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畏鄉人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爲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志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經世藏千古已占西軒度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和堯夫首尾吟

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閒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和堯夫西街之什二首

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携几杖來行次每容參劇論坐隅還許侍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時泰身閒難兩得直須棄與數追陪

先生高蹈隱西街風月猶堪賦詠才輒到隣家賞池館便將佳句寫瓊瑰壯圖已讓心先快劇韻仍降字

古稀只有一條誇大甚水邊會未兩三盃

遊月陂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臺萬物已隨秋氣改一樽聊爲晚涼開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佳日約重陪

秋日偶成二首

寒宴天氣已高秋更倚婆娑百尺樓世上利名群蟻蒙古來興廢幾浮漚退安陋巷顏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兩事到頭須有得我心處處自優游

閑來無何作事不從容疎慵作睡覺東牕日已紅萬物

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
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代少卿和王宣微遊崇福宮

睿祖開貞宇祥光下紫微威容凝粹穆仙仗儼周圍
嗣聖嚴追奉神遊遂此歸晃旒臨祕殿天日照西畿
朱鳳御星蓋青童護玉衣鶴笙鳴遠吹珠藥弄晴暉
瑤草春常在瓊霜曉未晞木文靈像出太一醴泉飛
黯久思飆馭香晨望絳闈衰遲愧宮職瀟灑自忘機

和王安之五首

小園

閑坊西曲奉常家景物天然占一窓恰似便園基址
小全勝浥澗路途賒知君陋巷心猶樂比我僑居事
已誇且喜杖藜相過易隔墻無用少游車詣樂天有戲盧中
丞浥澗山居去城之遠

野軒

誰憐大第多奇景自愛貧家有古風會向紅塵生野
思始知泉石在胷中

汙亭

强潔猶來眞有爲好高安得是無心汙亭妙旨君須
會物我何爭事莫侵

藥軒

囊中數味應千種砌下栽苗過百名好是微風入庭戶清香交送滿檐楹

晚暉亭

亭下花光春正好亭頭山色晚尤佳欲知剩占清一作春風處思順街東第一家

和花菴

得意即爲適種花非貴多一區才丈席滿目自雲蘿靜聽禽聲樂閑招月色過期公在康濟終柰此情何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爲四韻奉謝

治劇君能佚君閑我更慵自惟降藻麗不解繼春容寡和知高唱深情見古風靜吟深有意真欲卧隆中

和諸公梅臺

急須乘興賞春英莫待空枝謾寄聲淑景暖風前日事淡雲微雨此時情

後一日再和

常勸嬉遊須及辰莫辭巾屨染埃塵秪應風雨梅臺上已減前時一半春

送呂晦叔赴河陽

曉日都門颯旆旌晚風鐃吹入三城知君再爲蒼生

起不是尋常刺史行

贈司馬君實

二龍閑卧洛波清今日都門獨餞行頗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

哭張子厚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蕚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游

陪陸子履遊白石萬固

條山蒼蒼河流黃中蒲形勢天下彊帝得賢侯毅一方四年不更尉民望元豐戊午季春月上心閔雨愁黎蒼使車四出走群望我亦奉命來侯疆精誠感格天意順詔書纔下雨已霈病麥還青禾出土野農鼓舞歌君王故人相見不道舊爲雨灌喜殊未央聖主寬憂小臣樂自可放蕩舒胷腸白石萬固皆勝地主人爲我携壺觴況逢佳日俗所尚車馬未曉塡康莊扶携十里雜老幼迤邐千騎明戈槍初聽鳴鐃入青靄漸見朱旆輝朝陽遨頭自是謝康樂後乘獨慚元漫郎侯來雖知有賓客衆喜更爲將豐穰臨溪坐石遍巖谷幽處往往聞絲簧黃山光似迎好客勳日景定

為遊人長乘高望遠興不盡戀戀不知岐路忙人生
汨沒苦百態得此樂事貞難常我辭佳境已惆悵侯
亦那得久此鄉他時會合重相語辜負泉石何能忘

陳公廙園修禊事席上賦

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有清音
杳篆來還去花枝泛復沉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

春雪

二月將臨尾群陰又退潛只知挑李艷何復雪霜嫌
密霰仍先集飄霙忽散霑帶風成料峭和雨作廉纖
江漢初彌望珠璣亦間兼片痕才着瓦斜勢漸穿簾
鳥化遼城鶴途鍾越女縑落英時鬬舞飛絮或同沾
直把瓊瑤比誰疑鵠鷺摻透肌雖共利灑面刃爭銛
寒怯開闌賞光疑伴月覘價增雄市炭興入酒家帘
駐足銀粧履昂頭玉裹髯如何欺煦律重復困窮閻
新之經朝備衣因恃暖拈擷芳遊女恨憂歲老農占
惜竹頻敲葉愁花旋覆苫失攤悲太皞助虐有飛廉
驟降初疑勇旋消亦訝謙朔雲雖借便水后可無厭
縱任陰靈巧難令木氣殲寒威徒自奮春氣亦時添
積勢方平壠流澌已墜簷暗空猶沓沓近地即佔佔
遠水難遡面高峰不裹尖著墻聊畫粉蓋地豈成鹽

紈扇驚塵曀崑崙認火炎端來荐融釋空復助洳漸
積潤終滋嫩驚雷亦震淹東君莫惆悵杲日待重瞻

晩春

人生百年亦光景我逾半中間幾悲歡況復多聚散
青陽變晩春弱條成老榦不為時節驚把酒欲誰勸

西湖

漢水橋邊鴨子陂樓臺只在郡城西煙波乍見心先
供島嶼將尋路欲迷盡日無風橫艇有時經雨飲
虹蜺如何咫尺塵埃地能使遊人意不齊

環翠亭

城居不見萬山重因起高亭破遠空虛曠直疑天宇
外周旋如在畫屏中凝嵐散霽譙樓出削玉排青面
向同暫得登臨已忘去四時佳致屬賢公

湖上獨酌呈范彝叟叟朝散程伯淳奉議維維

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愧我未能忘
外樂綠尊紅芰對西曛

酬韓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內
外却應分別更迷真